

# 一双靸鞋 两眼泪

张玉虎

10月2日，突然接到堂弟打来的电话，说是二妈（婶娘）没了。噩耗来得太突然，我挂了电话，匆匆开车赶回了家。

一进门，敬了香，我便在灵前长跪不起，脑海里全是二妈生前的音容笑貌。

1953年2月，二妈生了堂兄金龙，母亲生了我，堂兄只长我六天。一个院里，相隔六天的两个小子，就和双胞胎一样，两位母亲对我们都视如己出。二妈在乡邻们跟前念起我时，总是爱意满满地说“俺虎子……”

孩提时代，二妈做了什么好吃的，总要叫我来吃。十一二岁念书时，有一段时间，我和堂兄在二妈家一个用门板支的铺上就寝，我就和在自己家里一样翻箱倒柜，二妈也从没有生嫌过。大了以后，每天从生产队收工回家，路过二妈住的厢房时，总要和她说几句话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离开故乡西温庄，到区政府所在地小店上班。我从小对农村过往的历史、传统习俗和农耕时代的老物件比较留心，也爱写些豆腐块文章。改革开放后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，都市近郊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许多农耕时代的老物件被丢弃。为了留住记忆，留住乡愁，我定了一个题名为《存照》的写作计划：把农村的各种老物件包括农民的穿着等，每件拍一张照片，写一段小文章，然后积集成册，留给后人。我的这一计划坚持了十几年，写了几百篇文章，有的曾在报纸杂志上开栏发表。

写到村里人衣着的这部分时，我想写一篇关于靸鞋的文章。靸鞋是一种布鞋，有些地方称作“牛鼻子鞋”，样子古朴，十分耐穿，是过去农村的庄稼汉、车夫和羊倌们的“标配”，但现在很难见到，也没法拍张照片。我突然想到二妈。她年轻时，是村里有名的“精巴”婆姨，心灵手巧，我和堂兄小时候，就穿过她做的靸鞋。2003年的一天，我回村里看二妈，顺便问家里有没有旧靸鞋。二妈抱怨说：“没咧，我洗得干干净净地放的唔里，生硬叫你三哥说是再也不穿，就给扔了。”

又过了两个月的样子，二妈突然让堂弟打电话，让我回去一下。我赶回家中，第一时间，她便把一双崭新的靸鞋递到我的手里。原来，二妈知道我写作《存照》的计划，她专门为我做了一双靸鞋。接过靸鞋的刹那间，泪水便不由得从眼里流出来了。

在过去，做鞋是个苦活儿，做靸鞋尤甚。要打鞋牌、做鞋样、搓麻绳、缝帮子、纳底子、绱鞋，每一道工序都非常繁复。纳底子麻绳把手勒出血印，绱鞋时锥子扎上手是常事。而且，每一道工序都很费力。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的二妈，为了侄儿的一句话，便花如此大的精力做了一双并不上脚的靸鞋。如此的仁心厚爱，给了谁，能不动情！

二妈走得很突然。据堂弟说，前一天的下午，他还陪着老人说话，老人精神很好，谈吐清晰。二妈为人和善，安分知礼，心怀旷达，乐于助人，在乡邻中有非常好的口碑。她老人家已91岁高龄，有了玄孙辈，五世同堂后无疾善终。她自己没有多受病魔的纠缠，更没有拖累儿女们一天。参加葬礼的人都说，这是她老人家一生为善“修”下的善果，是一生最好的结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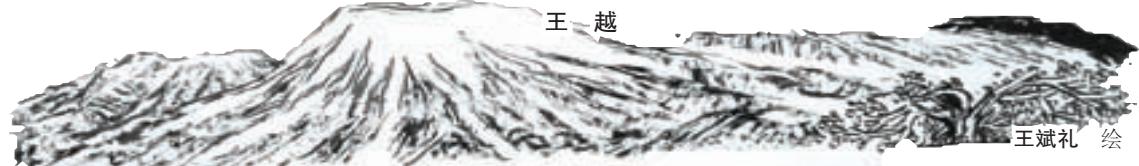
送别二妈已经好多天了，但心中的悲伤依然深沉。

一想到二妈专门给我做的那双靸鞋，两眼的泪就止不住流了出来。

# 爬山的幸福

王一越

王斌礼 绘



小时候，我家住在火山脚下。向北远眺，可以看到一座座火山，它们各有各的名字。每个名字背后，都有一个浪漫的传说。几座火山肩并着肩，绵延成一片火山群，镇守在县城的边上。父亲常对我说，如果火山喷发，岩浆流淌下来，咱家可就遭殃啦。我惊慌地瞪大了眼睛，每天都要看看火山有没有喷发的迹象。直到一天，母亲揭穿了父亲的谎言：别听你爸的，都是不能喷发的死火山。可我的担忧还是没有停止，或许是想打消我的不安，父亲带着母亲、我和弟弟，爬起了火山。

每个周末，爬山成了我家的固定活动。父亲常说，这片火山群是我家的后花园。有一次，父亲带着我和弟弟，偷偷潜入农家的玉米地，摘下两个玉米后揣在怀里，边跑边小声喊：“快跑！晚上有玉米吃喽！”我和弟弟心虚地跟着狂奔，时不时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追上来。后来才知道，父亲与农户熟识。

我还记得，黄昏日落时，我们一家四口并排坐在土堆上，每人手里握着一块火山浮石，绞尽脑汁挖掘有关黄昏的诗句：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……山上弥漫着风的呼啸，和着我们此起彼伏的

背诵声。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就是在一年又一年的春天，我们带着同一个风筝，在火山上放飞。父亲手里握着线轴，逆着风的方向不停跑动，母亲则在另一边托举着风筝。风筝终于飞起的那一刻，我和弟弟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。

后来，我和弟弟学会了放风筝，却也意外横生。比如风筝挂在了树上，或是被线划破了手，一家人手忙脚乱，慌乱的模样让火山都忍俊不禁。

六年的小学生涯，无数次爬山之旅。火山承载着全家的欢乐，见证了全家的汗水，也记录着我们的悄悄话和小秘密。然而，当时只道是寻常，快乐总是转瞬即逝的。后来，我们的学业逐渐繁重，放学后的爬山活动也越来越少。

再后来，我们举家搬迁至另一个城市，又各自奔赴前程。一家人团聚尚且困难，爬山更成了遥不可及的梦。

父亲病逝几年后，我重返家乡，发现火山已被开发成地质公园，虽然修建得规整美观，也有不少游客前往观赏，却已不复印象中“后花园”的模样。心中霎时下起一场大雨。不知改名后的火山是否还记得，曾有一家四口爬山时，幸福的模样？



## 学会放手

薛梅

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探进房间，照在那张稚嫩而充满好奇的小脸上。三岁半的女儿即将踏上人生第一个重要的旅程——幼儿园。

初秋的早晨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凉意，我带着女儿站在幼儿园大门前，她的眼中闪烁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一丝不易察觉的忐忑。第一周的分离，对她而言是前所未有的考验，对我而言，则是心灵深处的一场深刻洗礼。每当她紧紧拽着我的手，泪光中透露出不舍与依恋，我的心便刀绞般疼痛，但我深知，这是成长必经的阵痛，是我学会放手的开始。

每天送她到幼儿园后，转身离去的那一刻，我的心便被无数个问题填满：她会不会挑食？和小朋友们相处得怎么样？午睡时能否安然入睡？每一个问题都让我不安。但我逐渐明白，真正的母爱并非无时无刻地守护，而是给予孩子独立探索的勇气与信任。学会放手，是妈妈一生的必修课。我开始在爱与放手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，既让她感受到母爱的温暖与依靠，又鼓励她勇敢地迈出成长的步伐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见证了女儿从哭着不愿踏进幼儿园的大门，到如今能够自己勇敢地走进去的过程。女儿在幼儿园的每一天都有收获，她学会了与小朋友分享玩具、学会了手指儿歌、学会了在老师讲故事时安静地聆听，甚至开始尝试自己穿衣服、自己上厕所。这些小小的进步，让我深刻感受到放手的价值与意义。

学会放手，是对女儿能力的信任与肯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在不断地成长与蜕变。

如今，当我再次站在幼儿园门口，望着女儿那自信的样子时，我的心中充满了骄傲与欣慰。我知道，她已经准备好去迎接生命中的每一次挑战与机遇。而我也意识到，母爱不仅仅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呵护，更是给予孩子自由飞翔的空间与勇气。

当天边的云飘过，我望向它飘来的方向，心想它一定是拂过家乡的山，给我送来了珍贵的记忆。

父亲的老家在桑干河上游，朔州市的小村庄里，我的爷爷占据了我对故乡的全部记忆。爷爷家住在村子边上，院子很大。院子里的菜园，是我小时候觉得最神秘的地方。我经常带着妹妹在里面“寻宝”，一不小心就会把正在午睡的蚂蚱吵醒，突然蹦起来吓我们一跳。门口两个石头垒成的“石凳”，是爷爷的专属宝座。爷爷总是一早就坐在他的“专座”上，听着收音机，望着远方的山，轻轻晃动着身体。

小时候，每每回到老家，最期待的是去爬山。早上出发，到山腰的寺庙后从另一边下山。上山路上的风景很美，要是在夏天，能看到成片的杏树和红红的杏子，地上有零星的野花点缀，煞是喜人。若说上山时是饱览了美景，那下山，就是烟火气的洗礼：成片的房子密密麻麻地排列着，家家户户的屋顶都有炊烟袅袅升起，如绸带般丝滑。我像孙悟空一样把手横在眉间，问父亲，爷爷家在哪里？父亲指着远方，我却看了很久也没有找到。

爷爷对我是极好的。为了让我吃上院子里的香瓜，他就一直守着，生怕被别人摘了去。直到父亲带我回来了，才急忙摘给我吃。我回去时，香瓜已经很老了，吃了多少也记不太清，但那一定是我吃过的最香、最甜的瓜。我儿时很调皮，在爷爷的大院子里挖坑、爬玉米垛、拽葱叶，可爷爷从来不发火，只是在房门口静静地坐着，看着我上蹿下跳，眼里满是慈祥。

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过，然而，那个平常的早晨，父亲打来电话说，爷爷走了。那一刻，我的心里仿佛瞬间空了一块，脑子也瞬间宕机，什么都顾不上思考，只在心中不停地默念，爷爷走了。

当雪白的送葬队伍走在爷爷生活了九十年的土地上，我知道，我永远也听不到爷爷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再次叫我的名字。但是，爷爷，我真的好想您，那片云，是您来看我了吗？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我考上大学了，大学真的很大，就像您在世时期望的那样。真想再登上那座山，大声地诉说我的思念，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小小的院子在哪里。

天边的思念

刘瓦瑶